

重点阅读

让英烈们“回家”的路不再遥远

——评《回家：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纪实》

□毛时安

弥漫到叙事的全部空间。

从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1950年10月25日打响了第一次战役，到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再到1958年10月26日志愿军全部撤离归国……无数中国战士将年轻的生命留在了朝鲜战场。2013年底，中韩双方就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问题达成共识。从2014年至2022年，已经有91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回到祖国。

作者曾经写过许多大历史散文，这次她直接以史家的恢宏气度，再现了英雄们为祖国和人民战斗、牺牲的波澜壮阔、金戈铁马的宏大叙事。傅崇碧和李奇威的死鹰岭、喋血峰、松骨峰、上甘岭、华岳山、长津湖之战，我军伤亡近万人，毙伤虏敌两万万余人……这些历史急迫在我们眼前闪过，让我们在最简约的叙述中直接感受到战争的惨烈悲壮。当然，最重要的是聚焦于“人”，聚焦于那些在冰天雪地中爬冰卧雪，直至奉献了年轻生命的志愿军战士。一个个牺牲战士的名字，一份份发出和未发出的家书，一句句遗言，一件件随身的遗物，印章、胶鞋、纽扣、水壶、钢盔、钢笔子弹夹、纪念章、一张女孩子的照片……还有那一次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最后用省略号结束的牺牲战士的名单。战士李征明用图文写给孩子不多的妹妹的家信、25岁的吴先华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我掩护”……李筋以大海捞针般的毅力，3年的时间，从浩瀚的史料中打捞与生命、与祖国、与家人、与情感息息相关的细节，构成了细腻入微让人潸然泪下的动人叙事。

在刺鼻的弥漫硝烟、肉搏的刺刀撞击声、牺牲前战士们最后的身影和一瞥目光中，我们始终感受到他们期待和平后回家的殷切希望。第三部分“带我回家”收集、整理、解密了大量不为人知却感人肺腑的材料，也是全书的重点所在。一次次迎接英烈回家、寻找班长张柴的老兵李维波，义务守陵直到离世的八旬老兵曹秀湖让我们动容。7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许并不漫长，但70多年来，随着年轻的烈士父母兄妹亲属的离世、户籍材料的流失和地名的更改，让曾在异国他乡遥望祖国的“无名氏”回到梦牵魂挂的故乡变得十分不易。

我们和作者一起，走进朴素的退役军人事务部，看到工作人员李桂广在迎接烈士回家时，认真完成装殓、交接、迎回、安葬等繁重流程，看到他跨山越水、走街串巷寻找被70年时间洪流沧桑巨变淹没的那些点点滴滴的烈士信息；走进林木森森的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被称为“离烈士最近的人”——讲解接待科科长王春婵整理着几千年曾经长埋地下，散发着、混合着“生命和死亡、眼泪和鲜血的泥土气息”的历史遗物，从中寻找遗物隐藏的与烈士相关的信息和线索，9年如一日和“回家”烈士隔空对话，艰难地用碎片还原、拼接历史的拼图；走进2022年成立的烈士遗骸DNA鉴定实验室，我们又与2015年国家政府启动的“忠骨计划”不期而遇，看到由生物学家组成的团队在生物信息含量极低的烈士遗骸中，采集、提炼他们的DNA，为烈士寻找他们在世的亲属，鉴定亲属关系。出征少年身，归来英雄魂。回家了，但寻亲的路依然长途漫漫，以最严谨的科学精神完成对那些已经牺牲的“最可爱的人”和他们家属的庄严承诺，是国家和社会层面对英雄和他们家属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尊崇。

对于作者李筋而言，这无疑令她长夜难眠、肝肠寸断的一次写作。全书以最为克制的史料白描式展开了烈士回家的路，同时遏制不住内心巨大情感涌动，如炽烈火山的岩浆喷薄而出。文史结合，不添加任何修饰的烈士生平与英烈回家的记载，与内心自然的抒情、深沉的思考以及庄严肃穆的场景描写，荡气回肠地袒露了作者写作时相伴烈士一起回家的心路。

在我们每天上下班回家的路上，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三八线”另一边已经和正在回家的那些英烈。这是一次从未有过的艰难阅读，也是从未有过的沉重而悲痛的写作。全书画满了我阅读时红笔划过的条条杠杠，但我却无法完整写于阅读时的万千思绪和澎湃心潮。它使我沉浸在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相关的、陪伴了我一生的遥远童年记忆中：“雄赳赳，气昂昂”“王大妈要和平”的旋律，印着“最可爱的人”的搪瓷杯，阅读《三千里江山》《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感动，还有时代不断高涨的爱国热情……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书香茶座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长江哺育了人类，也孕育了灿烂的文明和深厚的文化。中华民族在长江怀抱里繁衍生息，创造历史。中华民族对长江是充满敬畏和感恩的，更激发了无数文人引吭高歌，或低唱吟咏，留下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写长江的诗文歌赋很多，专著也很多。徐春林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来写长江，需要很大的勇气。如何以独特的视角、独特的笔触写出长江的风采和风骨、深邃和深沉？难度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是怀着深厚感情来写长江的。在写《和平长江》时，作者将自己融入长江，在与长江的互动中挖掘长江的历史文化。作者生于长江臂弯中的修水，对孕育自己的长江充满深情。“我的血管里的血，其实就是长江水。我的血脉是长江水的延伸，是最细小的长江支流。”作者从家乡修水开始写起，循着自己对长江的亲历和记忆，书写长江的自然存在和造福人类的品质，把我们民族自然之“神”，转化成文学的形象。为了写好《和平长江》，徐春林历经5年多的时间，从长江源头出发，从时间的角度探寻长江的历史与文化，从空间的点面中捕捉风物与人情，观照过去和现在，解剖长江的纹理，试图呈现多元而复杂的长江文化体系。在写作的过程中，作者“把自己缩小成为一棵植物，站立在长江边，沐浴着煦暖的，舒缓的太阳……偷偷地看着长江的水静静地流淌”。作者就是这样将自己融入长江，在与长江互动中挖掘长江的历史文化，也让长江文化不断生长。作者在采访中获得大量的“长江密码”，并汇集了大量史料，让长江无边的风采和时代的峥嵘从内心深处流淌于笔端。当然，想要书写长江的方方面面不现实，作者坚持淘出长江最夺目的那些明珠，精心挑选了鄱阳湖、滕王阁、九江、芜湖这些长江极重要的水流、精神和文化的贡献者，找出了那些最能代表长江的素人、名人、名城以及史迹，并注重日常文化、人群心态及社会思想，尤其注意人们的生活起居及心灵关怀，试图通过它们勾勒出一幅和谐隽永的图画。

在《和平长江》中，作者并没有沉浸在呈现历史中，而是着眼当下，将视角聚焦新时代长江水资源利用和保护的伟大探索与巨大成就上。作者笔下的长江，是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也是一元和多元的结合，不仅有迷人的历史，更有丰富的现实。长江流域水资源丰沛，“优”于水的同时也“忧”于水。自古以来，长江水患就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长江两岸人民与洪水的斗争持续了数千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把除害兴利、治水安邦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治江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和平长江》以人文情怀与科学精神，采集长江故事，展示中华民族智慧和丰富江河治理经验和智慧。从早涝虫灾到1998年抗洪救灾，从三峡工程到百万移民，从南水北调到河湖长治，这些关于长江的今人记忆与鲜活的现实，演绎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作者以和平的视角，用人类以长江为对象而展开争斗为线索，不断丰富长江文化的内涵，给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在增强可读性的同时，作者将历史性、现实性、文学性贯穿于每一章节中，通过展示长江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和经济景观，给读者展示了一条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江、生态长江、文化长江、经济长江、美丽长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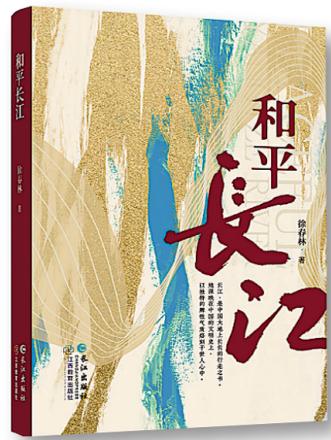
《和平长江》的中心思想是表达人与长江构成的和平关系。人类与河流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和平共处、相互依存的关系。和平长江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作者写道：“长江本身是一条生态之河，人类在剥夺她的同时，现在又对其进行保护。这可能是人类与长江注定的搏斗，也可能人的存在就必然会对长江产生危害，现在觉醒了，人类明白地球上的长江不是战争的对手，而是陪伴自己的亲人，明白这一点，人与长江应该是和平共处的。”作者将长江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的对象，为读者进行客观呈现，展现“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同时，长江像中华大地的主动脉，所到之处，人文、环境和民风民俗都与长江息息相关。因此，长江的和平，为中华民族的和谐安定注入了血脉，也为世界和平注入了力量。人类与河流关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自身。在社会发展历程中，大江大河流域最为重要，也最有代表性。江河的生态问题是高质量发展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在修复长江生态环境已经摆在关键位置的今天，构建综合治理新体系，统筹考虑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等多方面的有机联系，推进长江上中下游、江河湖库、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改善长江生态环境和水域生态功能，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的时代使命任重道远。《和平长江》这本书让我们更加清楚，长江从哪里出发，要走向何方。

（作者系中国水利文协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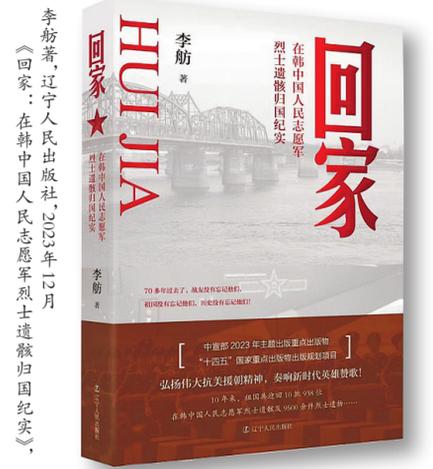
叙写长江的人文历史与生态自然

——读报告文学《和平长江》有感

□凌先有



《和平长江》，徐春林著，长江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2024年1月



回家，是一个最亲切、最日常的行动和词汇。每天傍晚的夕阳下，汹涌人流，走在回家的路上……可是，面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这段历史，“回家”两个字是那样的沉重，回家的路是那么漫长而遥远。清明时节，我一直捧着35万字的《回家：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纪实》，多少次泪水模糊了双眼，多少次灵魂受到猛烈的撞击和净化……字里行间，我真切地感受到，在3年采访写作中，作者李筋与书中人和事的厮守，内心所经历的那些悲伤和激动，到截下最后一个句号，掏空身心，肝肠寸断，放声大哭的疼痛。

从1950年10月19日，衣衫单薄的年轻志愿军战士跨过鸭绿江大桥的那一刻，到2022年9月16日第9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家的路如此漫长。如何向世人诉说这段充满悲壮感生命历程，其难度不亚于写一部抗美援朝战争史。作者通过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归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以出征前告别祖国和亲人，充满必胜信念的“待我回家”，牺牲前夕对战友殷殷嘱托的“代我回家”，到英灵冥冥中期盼并得到祖国和人民庄严承诺的“带我回家”。三个部分紧紧呼应了最庄严最强烈也最人性的主题——回家。“打完这一仗咱就回家”“我回不去了，你代我回家看看”，遗言声声在耳，作者让回家的那份和血一样殷红浓烈的情感渗透、

书人絮语

南海北岸岩石魂

——读《这方水土这个人：人民警察黎宗权》

□丁晓原

公安作家袁瑰秋的高篇新作《这方水土这个人：人民警察黎宗权》（以下简称《这方水土》）书写的“这方水土”是广东省湛江市吴川市，刻画的“这个人”是人民警察黎宗权。这部作品的主人公黎宗权不是勇斗歹徒光荣牺牲的英模，也不是保卫国家和人民财产殉职的烈士。他只是以倒在办公室座椅上的这一姿态，永远地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公安事业。他只是一个一生并无传奇的平凡而普通的人民警察。然而正是“这个人”，他像南海北岸的岩石一样，深扎进吴川人民的记忆里，矗立在更多读者的感动中。袁瑰秋以她诚朴细腻又蘸有真情的叙说，为我们生动地复活了黎宗权感人的形象。“他有一个高贵的灵魂，他有一种如同海岸岩石一样的笃定的内心”，真实地揭示出“做好身边的每一件平凡小事，汇聚成伟大光辉的警察人生”的“黎宗权精神”。

我们能够安享岁月静好，那是因为有无数双为我们守夜的眼睛。在和平岁月里，解放军战士、人民警察就是人民安享岁月的守护神。其中，警察牺牲的人数是很多的。我国每年心脏猝死人数达55万人，在这大约每天猝死的1000人中，就有1个是警察。在黎宗权牺牲的2019年，全国公安系统因公牺牲的民警、辅警人员有427人，其中死于心血管疾病的占了近七成。高强度、超负荷的工作使他们英年早逝。书写这些新时代奉献者、牺牲者的事迹，传扬他们身上崇高的职业精神，是新时代报告文学作家的重要职责。英雄模范人物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指向，但他们更有不一样的人生历程和心灵世界，有着属于自己的个人故事。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需

要通过写作者深入的发掘、独特的发现和经心的感悟，以非虚构的方式写出具有原型典型的“这个人”。由《这方水土》题目的拟定，读者就可以感知到作者袁瑰秋对写出黎宗权“这个人”的自觉和用力。

首先作者能从书写对象的客观存在中，调度重组作品叙事的“气场”，富有强度地表现人物独具特性的生命形式和精神品质。从作品的整体格局看，这是一部有关人民警察黎宗权的人物传记，但作者没有按照黎宗权人生的时间轴线展开自然铺叙，而是将他生命戛然而止前后的场景作了前置的强化再现。作者运用视频回放的方式，还原人物当天的活动、生命定格的现场以及周围人的反应。这些原真情景的再现，真实地反映出黎宗权的工作状态、职业精神和他的牺牲所产生的影响。“生命最后72个小时，他加起来休息不到7个小时。”这种镜头化的叙事，将黎宗权为人民公安事业“忠贞不贰，九死无悔”的崇高精神作了极富表现力的呈现，有效地凝聚起读者深度阅读作品的情感力量。

其次，作者注重将人物置于独特的“水土”中展示“这个人”的人生故事和精神成长史，在“水土”与“个人”的关联互动中，真实地塑造黎宗权不同于其他警察英模的个性形象。袁瑰秋要写的是乡土中国里的乡土警察，具体到这部作品是要写出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警察黎宗权，一位在平凡中彰显伟大的吴川民警。南海北岸的椰风石韵，滋养黎宗权开远而笃定的灵魂，吴川尚武崇文的人文传统，则成为人物精神生成的土壤，由作家梦而至警察梦，勾画出一条属于他的丰富多彩的心灵世

界，而刚入职走进吴川公安局大门，恰好就在现场聆听“凌成昌先进事迹报告会”，身边的先进成为黎宗权从警的楷模。作品以这样的特质化的叙事，避免类似写作的同质化问题，具有了属于所写特定人物的个人性和辨识度。作者将黎宗权的人生行旅，从少年时代的求学、考入警校的苦练，到在公安机关、基层派出所、指挥中心多岗位的履职，交代得线索清晰而内容丰富饱满，其叙事的重点落实到人物作为人民警察的角色身份上。叙写人民警察黎宗权，突出他的“勤”和“正”。“勤快”就是他生命的标签”。在浅水派出所当所长，“徒步6000多公里先后深入辖区勘查、调研，共走访群众2300余户，2万5千余人，组织排查重点场所1150余处、重点人员2260余人，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和不稳定因素1300余处”。这些数字静默却有情。更多的是以细节勾勒人物平凡而伟岸的形象。为了破获一个纵火案，黎宗权带领民警一蹲守“趴”了45天，直到破案后才回到家里，“头发老长、胡子拉碴、满脸憔悴，好像一下老了10岁”。这些概述和细节将人物“从此耿耿尽忠诚”“以人民期盼为念”“为人民利益而战”的崇高精神品格，作了具体生动富有可信度的注释。而黎宗权的“正”体现为“不接受社会上任何人、任何形式的‘吃请’”，“不占公家、不占别人半分便宜”。黎宗权牺牲后，好心人捐的慰问金，他的妻子一分不少全部退还了。她说：“这是黎宗权的性格。”朴实无华的语言，真实侧写出黎宗权的人格。

另外，这部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显形和写心结合起来表现人物。“写心”就是通过黎宗权特有的言志性语言来揭示他丰富的精神世界。黎宗权写有200多首诗歌，记着33本笔记。诗言志，日记在私人空间中更多袒露心迹。“心随朗月高，志与秋霜洁”“人民时常常，花儿春天开。民甘为国死，花愿为谁红？”这些诗句凸显了黎宗权本有的某种诗性。“诗人警察”不仅使这位乡土中成长的人物独具灵性，而且也清晰地反映出人物壮美动人的情怀。

“生于海岸，挺立于海岸，便如同岩石一样，恒久不朽。”这就是黎宗权精神的一种典型意象，跃动在读者的心里。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东吴学术》主编）

新知新思

富有现实关切的生活深描与超越

——评凸凹长篇小说《安生》

□刘小波

讲，生活的烦恼并没有因为换了别墅而消失，反而增加了不少，甚至连卖掉别墅的心思也有了。首先是“鼠患”问题，最为吊诡也颇为讽刺的是，新置换的别墅依然有“鼠患”，讽刺效果不言而喻。接着是“搭建”引发的种种矛盾，还有装修时家人摔伤、沉迷风水的问题等。《花园分岔的小径》这一部分，住进别墅之后的萧不系将倾诉自己住别墅的烦恼作为主业。最初将别墅梦视为人生最高追求，结果却带来更大的烦恼，作家笔下的意味颇值得玩味。

由此，其实更多的还是在“安居”的主题

之上，寻找精神的皈依之所、灵魂的栖息之地。说到底，小说是继续讨论“人如何诗意地栖居”这一古老的话题。《安生》主要书写中产阶级群体，写人到中年如何安放肉体与灵魂这一主题。表面上看，作品聚焦的是社区治理这样的现实民生问题，是安居的问题，其背后也是灵魂如何安放的问题。虽然小说中的主人公一直有一个住进别墅的梦想，很明显，置换别墅并不是一个必然行为，而是一时兴起，只是在中年遭遇种种生活烦恼之后，寻求的一个突破口，本来是企图安放不安的灵魂，结果适得其反。“鼠患”是小说反复



《安生》，凸凹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24年1月

房主似乎也没有发现同样的问题，而讽刺的是，萧不系住进新别墅依然有老鼠。这里的“鼠患”问题实则是一个隐喻，是个体内心世界种种欲望与烦恼，是内心深处无法示人的隐秘一面。

《安生》从肉体的居所写到灵魂的栖息之地，是回应当下普遍存在的生存焦虑。封底所引“烟雨蒙蒙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诗句其实是对此问题最好的回答。作家在一种极富现实关切的生活深描中，切入隐秘的内心世界，实现一种超越性书写，为个体诗意地栖居寻找着答案，最终让所有的“不安生”，转化为“得以安生”。不过让人担忧的是，主人公萧不系后来去了大草原，在这里心灵得以净化，整个人突然醒悟，一切的烦恼似乎都烟消云散了，这是真正找到了灵魂的出路，还是又陷入另一种形式的虚妄呢？这种逃离生活樊笼的方法早已不再新鲜，在情节的完整性方面，每个部分似乎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清晰的结局，这种未完成性步入一种“有始无终之境”，这正是生活最为残酷也最为真实的一面，人类永远走在寻找灵魂栖息之地的漫漫征程上。

（作者系《当代文坛》编辑部主任）